



帶經堂集卷七十七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齋尾續文五記

雪中登黃梅五祖山記

康熙乙丑元旦大雪過黃梅縣謁東山五祖道場山下有亭額曰天下祖庭宋英宗御書也踏雪歷磴可八九盤夾道松萬株下臨絕壑曰引路松稍上有橋跨兩澗之間曰石梁渡西上得天王殿拾級上為毗盧閣為真身殿有縣人瞿甲所題栽松後身擘窠書甚奇古禮五祖真身東循石級三折

而上皆長松巨竹有三石鼎峙如困上為授法洞
洞脣外拓中有五祖童子像祖再來得法四祖當
在破額山不應在此山巔有法雨塔唐上元間賜
名有白蓮池產白蓮相傳五祖手植憩天澤禪人
方丈下觀岡禪師塔院院前竹巨者兩圍下山十
里間木多松栝楓柞樟柿冬青草多蘭蕙鳥多
畫眉錦雞竹鷄翡翠山下村落中多梅花

十八灘記

康熙乙丑正月十九日次萬安縣縣南諸山迴合
高出雲際惶恐灘為諸灘首過綿津漂神大蓼小

蓼凡五灘大蓼最險怪石錯互激湍怒飛舟魚貫
而上晚次皂口謁神祠宋元祐太后所封剛應侯
也以故總河尚書朱公配食公諱之錫義烏人治
河多惠政人傳其歿為神前總河王中丞請為立
祠格於部議今江河諸祠廟多祀之夜風雨聞灘
聲甚悲壯明日過武朔崑崙錫洲諸灘石勢如奇
鬼獍獸爭欲拏攫自惶恐灘已往四山黯黹如夢
巫諸峽但差卑耳晚次攸鎮岸上桃花盛開又明
日過大小湖天柱橫竝諸灘小湖石奇秀多作獅
象形天柱最雄闊橫竝多伏石皆十八灘險處鱉

灘石如布棊水亦坦迤過此出峽悉夷塗矣抵儲潭謁廣濟祠有唐元和碑前桂州臨桂縣令裴曙撰前河南府叅軍裴弘書晚次贛州府贛縣城北章貢二水合處貢水自閩汀州東來章水自南安西來會之是爲贛江書大傳曰州靡髴髴郭璞曰梟羊也海內經謂之贛今南康有贛水以有此物得名俗曰山都此說殊妄不足信

遊端州七星巖記

乙丑四月初九日吳留村制府招飲七星巖巖之狀或如屏障或如廩困或如石鼓各自離立不相

比附出北郭曲折行七八里至石室巖留村與周屈黃嚴諸子先至洞口出絕壁下中有甬道相屬左右有鐘鼓二石漸入穹窿如十間屋天光穿漏石級斜上曰璇璣臺中祠觀音大士其上鍾乳倒垂曰雙鳳石壁上多唐宋人題字半不可辨惟東壁景福二大字李北海書洞門之右又有北海石室記半已剝蝕其左有副墨巖有宋祖無擇石刻稍憩往水月宮宮在寶陀巖下中奉摩利支天像土木窮極壯麗明末熊制府文燦所剏也其上有玉虛宮高百餘丈爲崧臺中峰最高處去水月宮

三才七十
尚可七百級午飯臨壑亭飯罷肩輿往屏風巖巖
麓有二癸菴頗雅潔其東三峰傑立拔地千仞疊
石為磴道不盡三百級為飛仙閣絕頂為通明殿
會日莫未及半而止月出飲古榕下更餘歸舟巖
下有瀝湖今涸矣月中蛙聲閣閣流螢飛水田中
明滅萬點疑非人間也

遊樊川諸勝記

康熙丙子三月十二日出永寧門至薦福寺即唐
勝容院也有小雁塔塔門石楣有明弘正間王雲
鳳蔡天祐段炅安磐石王謳等題名書甚工左壁有

康乃心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園廟衣冠此內藏
野花歲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
六王賞咏久之龔節孫勝玉為言康字太乙邵陽名

士長安語曰關中二李不如一康殿簷下有斷碑
止存其額云唐三階大德禪師碑寺僧行義云唐
僧伽宋寂音尊者皆常居此其師紫谷禪師者名
智覺洞宗善權百思斯禪師之嗣與盤山拙菴智
朴禪師兄弟也遂至興善寺寺與元都觀鄰並隋
置今觀廢惟寺存唐惟政禪師居此像設甚古殿
前左右壁畫大士變相羅刹降魔像二軀尤奇殿

後畫淨土蓮池化生亦工萬曆中高君仕筆也寺
 有憨休禪師名如乾濟宗雲峨禪師之嗣能詩今
 住風穴風穴在汝州沼大師道場也東南至慈恩
 寺鞠為茂草惟鴈塔存不可登矣塔上唐人題名
 略無髣髴塔下東西龕置褚河南聖教序啓聖記
 二碑幸完好龕中有唐漁石太宰龍題名書仿顏
 平原塔下禪人德圓居之紫谷法嗣也寺西即杏
 園亦廢南過秦愍王陵又南抵韋曲東為皇子陂
 自此而南彌望皆稻塍如方罫如僧帔清明渠水
 遶之過杏花坪古龍堂登勳蔭坡即牛頭寺之麓

也寺倚杜陵原精藍因山高下疎落有致有唐乾
 符六年尊勝陀羅尼幢一明許中丞少華宗書碑
 一夜坐寺前前對終南太乙諸峰下俯滴水注云
 水出杜陵縣亦曰高杜水也西為神禾原水田基
 布蛙聲閣閣月明皎然烟鳥皆定不知去人世幾
 由旬矣二更歸宿方丈有王山史題壁明日循杜
 陵東行入子美祠祠以太微山人張治道配食清
 明渠水經祠下北流上有古松一壽藤二本根如
 龍蚪與松相糾詰曲蚴蟻極可玩左右皆桃園桃
 尚有華因語咸寧陳令明當作周垣時其啓閉又

東過延安坡鳳棲原憩丹陽觀沿路皆渠水奔流
 清駛桃花萬樹抵杜曲杜曲西南云是牧之故居
 有家在麥田叢棘中即其葬處不可知也自杜曲
 而東至夏侯村望華巖寺不及登亦名刹也又東
 為鴻固原憩宋君別墅即為李高士柏所置上有
 興教寺趙岵遊記云寺直玉案峰有三塔三藏塔
 銘唐劉軻撰慈恩塔銘李弘度撰西明塔銘宋復
 撰又有呂汲公大防玉峰軒故址悔不一至也復
 經杜曲西南渡瀉水食樊村漢之樊鄉也有鐵後
 猊云是武陽侯故物登神禾原望終南益近下至

皇甫村觀瀉水水流上為瀉池合竹谷石鱉谷水
 益大怒流激石澎湃有聲至香積寺合瀉入灃以
 趨渭水矣注所云渭水又東北與瀉水合又東北
 經渭城南沉水注之沉即瀉也再踰神禾原過鄭
 韓二莊鄭莊相傳是鄭谷居韓即退之別業宋人
 詩韓莊連鄭里相望樹交枝按鄭莊近瓜州村宋
 張禮遊城南記濟瀉水涉神禾原西望香積寺下
 原過瓜州村注瓜州村與鄭莊近莊虔郊居也杜
 詩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自注今鄭
 祕監審審虔之姪則鄭莊非谷居明矣志傳譌也

復渡滴水而東抵牛頭寺已入夜月不甚明小坐
 寺前茶話宿方丈又明日循杜陵皇陂東北行再
 過韋曲去滴水漸遠迤邐抵曲江古祠祠荒闕有
 元延祐陰符經幢一枚此地即鴻固鳳棲二原之
 背曲江久涸麥壠彌望土人指示窪處即曲江故
 道原上多明秦邸及士大夫陵冢而芙蓉園宜春
 苑紫雲樓諸勝地不可考過鄒中丞蘭谷應龍墓墓
 無片石東為許中丞宗魯墓墓華表尚存其北為王
 冢宰三渠用賓墓墓前石闕極宏麗其裔孫鍾等攜
 茗具候祠中北登樂游原背慈恩興善薦福諸寺

入永寧門

謁岐山周公廟記

丙子三月二十四日辰微雨自岐山縣西北行數里
 入山煙村映帶微雨霰霖良苗懷新十里至周
 公廟廟門娑羅樹二松樹三皆大逾數十圍入門
 有白楊一亦千年物意即蘇公所咏也長楸夾道
 爛熳作花入二重門古木蔭砌皆娑羅松柏楸樹
 之屬殿前松一娑羅一各高十餘丈大稱是謁元
 聖像左右夾室祀召公太公殿後東北厓上為姜
 嫄祠厓下方塘潤德泉所出相傳此泉世治則盈

亂則涸唐大中時泉涌五派守臣崔珙畫圖上進
宣宗賜諭褒答今泉源澄碧出廟流為小溪東西
分二支灌溉甚溥又云邠州亦有一泉此盈則彼
涸廟中石刻蘇公詩金太和七年武義將軍行岐
山縣尉權縣事張忠弼置又一碑並勒韓蘇二公
詩明刻也階西有元李思齊碑孔克仁撰文光可
以鑑稍南又一碑擊之有聲清越元少中大夫翰
林侍講學士暢師文撰文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太
子右諭德蕭顛篆男恭書書八分甚工按五代以
來翰林結銜階在官下此獨在上與集賢異不可

曉沿西溪望南山雲氣如層冰積雪如海濤凸凹
起伏奇觀也行十里次橫水鎮水出陽山酈注之
杜水也亦名大橫水

登吳嶽記

丙子三月二十七日微雨汧陽西南涉汧水竟日
山行食縣頭鎮屬隴州古吳山縣地即隃糜也元
令丁帶有吳山十詩殊似姚武功而人罕知之鎮
下有水名一水出吳山北流入汧即金陵河也是
日陰雨既抵吳山神廟雲氣解駁五峰畢出明日
味爽入西鎮廟即事陪祭官鳳翔府知府某隴州

知州某奠獻如禮是日大晴霽衆咸異之畫墁錄稱吳嶽碑凡七段唐明皇八分書書時日才三字發三驛刻工亦然後爲黃巢所焚按明皇書載在集古金石二錄及石墨鐫華金石志諸書者如注孝經注金剛經紀泰山銘上黨啓聖宮頌玄元廟詩鶴鴿頌等皆具獨無此碑蓋自廣明之亂至宋時已不復可見矣食畢登吳山門人周鶴李國祥從西過會仙宮一水自山麓下入溪澗潺湲有聲注云沂水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峰霞舉疊秀雲天地理志云吳山古岍山也

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湍湲激蕩北流注沂即是水也稍上里許有坊曰乾坤奧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行草樹蒙翳中十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峰下石壁千尋下垂如刀作赭白色石竇如蜜脾泉流競瀉散流石上若歎珠玉布茵其側取水試所攜武夷金井茶徘徊不能去絕壁鐫古篆晴巖飛雨四大字泉上有漱玉亭廢址所謂西鎮靈湫也自此而上磴益峻兜子不能造遂沿金陵水而東次隄糜舊縣山行暮抵沂陽

玉泉游記

暢春御苑在高梁橋西北十二里即海淀也淀有二南淀舊為明戚畹李氏清華園北淀為米氏勺園亦曰風煙里自苑西行堤直如弦高柳脇之罨靄冥濛不漏曦景里許折而北堤柳相屬稻田彌望數里至甕山山下有耶律文正墓公及夫人石像尚存田塍間有圓靜寺不至北上青龍橋過橋一山蜿蜒即玉泉也山今為靜明御園繚垣周其趾泉出其腹萬派競發細者如珠散落不可衽大者如車輪至橋西匯為潭膏渟黛畜清不掩

鱗水由閘下入西湖如輶雷歎雪自是而西沿青龍河行泉與人時時爭道半里許憩於石梁梁下泉激閘而出響動巖谷枚乘謂淋淋如白鷺之下翔也園門東向額靜明園三大字御書也堤行而南歷山村凡六七桑柘鷄犬皆閑靜飯於西頂日已暮歸過萬壽寺不及入爾雅曰檻泉正出沃泉縣出沈泉穴出玉泉沈泉也廣雅曰泉涌出曰瀆

游漪園記

濟南發地皆泉而其奇尤在城西溫泉者七十二

泉之一也出自西門行闌闔間不百步折而北有清流貫乎通達匯為方塘居人之汲者浣者咸集焉稍折而東是為漪園園跨水為亭為堂為樓閣為長廊皆因水為勝然始入門不知其為水也門北向甃石為路路盡復為門兩垂柳夾之婀娜可愛有堂亦北向顏曰漱玉堂之後為池白石為欄檻水清碧可鑑毛髮下視石子縱橫如擣蒲中多龜魚金鯽被水大有徑尺者游泳萍藻間見人殊不畏池上有楊柳合抱長條下垂披拂與萍藻相亂蔭可一畝許炎景却避涼風洒然遊者倚徙不

能去池之東循廊而南為清皓之閣級石而上南山如畫屏縈青繚碧爭效於欄楯之下下俯清流曲折而東灤源之水自南下會之同入於西城之濠北流以會明湖之水閣上或書唐人詩一聯云泉聲到池盡山色上樓多風景宛然石磴北下復為長廊廊西即大溪閣跨溪水登閣者不知水至是乃知之則閣如海市蜃樓矣廊北皆巨竹廊盡有亭顏曰雲根雪瀑亭前有栝桐數株可蔭可憩西出得二垂柳與來徑合游之日乙酉四月初六日游之侶鍾轅聖輿朱緡子青弟士驪幔亭子孫

兆鄴以山色上樓多為韻人賦五言

泛明湖記

予去明湖十年矣游漪園之次日鍾朱二子復有泛湖之約肩輿而北過百花洲葭蘆彌望新荷田田被水故德藩宮泉北出溢為洲又北過薛文清王文成二公祠不入過許忠節祠許公諱達正德中為樂陵令殺流賊全其城後與孫忠烈同死寧濠之亂西階下刻何大復樂陵令行一碑祠西鄰水面亭亭前有池種佛座錦邊諸白蓮皆異種一橋跨之惜不及花時來游也亭西登舟舟頗具欄

檻解纜而北彌望皆蘆荻葭菼湖本空闊勢家規為塘堰擅蒲藕之利如圍棊界道如明鏡著癡舟循港行不復能溯洄上下矣西北古歷下亭即李北海杜子美賦詩處近頗修葺亭中額曰歷下此亭古歎其朴雅亭之北有奧室回廊繚之而西復有一軒甚紆折亭軒皆構架於水上菱芡被渚鷗鳧近人城南龍洞諸山蒼翠若在眉睫湖上看山無踰此亭之曠者流連移晷解纜而東復由水面亭捨舟登岸取道鵲華橋以歸橋之所跨即百花洲北流入湖之支也

三才圖會
卷之五
治源記

治泉出古朱虛縣北西溪在今臨朐縣西南二十五里世爲馮氏別墅山如初弦之月自東北入山有二泉漢出西巖下東流爲大溪夾岸皆竹竹徑逶迤而達於馮氏之園二泉皆徑園中水周於園竹周於水石路陰翳干霄切雲仰不見曦景山鳥千百巢其中嘲哢不可辨摩詰所云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者也二泉入園合而爲湖湖南岸爲憑襟亭東南爲龍灣又東爲珍珠泉匯而復爲湖湖中有江左亭石梁通之其南登一峯峰上爲棲

雲閣凡石罅無非竹也水經注云提琴命友嬉游永日桂筍潯返輕林委浪是焉棲寄實可憑襟又云先公以太和中作鎮海岱蓋其父範嘗爲青州刺史此其幼時從宦嬉游之地故言之親切如此園之外村墅人家如牛鳴鷄飛竹皆過牆映帶彌數十里大抵園以水爲經以竹爲緯竹九之松一之按司馬文正公迂叟詩話言劉槩孟節隱青州東南之野原野原者治源之訛也泉源石壁上刻鑄劍泉三大字相傳歐冶子鑄劍之所馮氏自副使閭山公裕傳之光祿少洲公惟訥又傳至北海

三才圖會
卷之六
文毅公溥今
復歸文敏裔孫某

錦秋亭記

自夏莊橋渡時水而東竝河北行內河外湖浩淼無際十里至灣頭新博二邑分界處也時水自南而北小清故河自西而東匯于灣頭與湖相望中互長堤灣頭烟火數百家夾河以居鱈舟漁艇鱗次市橋渡灣頭橋而北堤直如弦屬於博昌城凡十里檉柳夾之兩岸皆稻塍荷塘籬落菜圃與緯蕭交錯時十月下澣過之烟雨空濛水禽矯翼黃

葉滿地人行其中宛若畫圖時見牧人蓑笠御鰕鯨歸村落間邈然有吳越間意明日晴遂由東城騎行而南舍騎過石梁登架筆山山壘土石爲之三峰起伏雜植桃柳錦秋亭在東峰亭元中統所建舊在東南城上而山乃嘉靖甲辰僉事黃鰲築則亭之移當在是時按于侍郎欽齊乘云錦秋亭博興東南城上中統中邑人所建取坡詩命名蓋齊地淄時般灤諸水匯爲馬車瀆以入海博興宛在水中舟楫交通魚稻成市昔嘗過之愛其風景絕類江南賦詩亭上云霜風收綠錦萬頃水雲

三才圖會
卷之五
秋云云其鱸雖小亦四鰓不減松江有蓴菜齊人不識目鱸為多云今湖與亭皆稱錦秋蓋湖從亭名矣

記詹事府沿革

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經局皆東宮從官雖居同署而各有印信不相統攝今文移章奏往往稱詹事府春坊者謬也亦如十三道御史例不冠以都察院今或稱都察院監察御史者謬也本朝設詹事府沿明代之舊而稍不同明詹事率以禮部尚書掌府事少詹事亦多加尚書或侍郎皆與枚卜

今則班通政大理之下府丞罷不設通事舍人亦罷不設左右春坊明初庶子之上有大學士後罷不設今沿之司直郎清紀郎司諫俱罷不設司經局洗馬一人洗先也荀子曰天子乘大輅諸侯持輪乘輿先馬注導馬也國語曰勾踐為夫差洗馬如淳曰前驅也晉太子詹事官屬有洗馬八人掌太子經書圖籍其後止一人今沿之漢蘭臺東觀有校書郎北齊有正字明司經局之屬有校書有正字今校書罷不設正字則以內閣中書舍人改充之

東園記

廣陵古所稱佳麗地也自隋唐以來代推雄鎮物產之饒甲江南而旁及於荊豫諸上游居斯土者大都安樂無事不艱於生又其地為南北要衝四方仕宦多僑寓於是往往相與鑿陂池築臺榭以為游觀宴會之所明月瓊簫竹西歌吹蓋自昔而然矣予順治中佐揚州每於讞決之暇輒呼朋攜酒往來於平山紅橋間讌遊之盛迄今人爭道之昨歲兒汭從淮南歸為言綠楊城郭依稀似舊予溯洄久之猶若前游在吾心目中也辛卯初夏門

人殷彥來書來為其友喬君逸齋徵予文紀其東園之勝且繪圖郵示披卷諦視不自覺其意移焉夫廣陵本無所謂巖壑幽邃江湖浩渺之觀亦不過蜀岡一杯邗溝一曲耳然而富家巨室亭館鱗次金碧相望儻更得一山水絕勝處則人將爭據之矣喬君斯園獨遠城市林木森蔚清流環繞因高為山因下成池隔江諸峰聳峙几席珍禽奇卉充殖其中抑何其審處精而位置宜也予足跡未經不能曲寫其狀姑就圖中所觀已不啻置身辟疆金谷間矣彥來又言喬君孝友謹厚篤於故舊

其行諒有過人者予深憾道里遼遠且迫于耄年
無由與之把臂至其風雅好事則固于圖中略窺
一斑矣書報彥來寄語逸齋五十年前舊使君白
頭無恙猶能捉筆記斯園之勝亦不可謂非予之
幸也已

帶經堂集卷七十七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六記

重建帝堯廟碑記

康熙三十有九年兒子啓沆令唐山四載矣以重
建帝堯廟落成來問記於予予按唐山為堯始
封采地立廟祀之以慰邦人之思禮也縣治西北
八里有山環峙曰巽務曰宣務曰堯山名雖異實
一山也廟舊在堯山之巔歷代興廢靡常元延祐
元統間數加修葺明嘉靖丙寅邑令楊君大韶移

宣務大名副使宋君儀望爲文記之今大佛殿即其故址遺碑在焉順治庚寅邑先達徐先生長善仍移廟於堯山之巔歷年既久風雨剝蝕日就傾圮山巔去村落數里上無水草竹木惟峭石嶙峋經年人蹟罕至前政以祠宇殘廢春秋祀事皆附於學宮禮文厪具神罔歆享沓莅任之初登山謁廟惟頽壁敗瓦梁棟榱桷盡供樵蘇即愀然有修復之志年來吏事糾紛公檄旁午未遑舉也歲庚辰七月年穀順成幸免災祲謀安神祀然視舊基山高路崎齋運木石水土其力什倍且乏人居守

修之旋廢數年後復爲故墟是興廢猶旦暮也爰集紳士僚屬耆老議改築於宣務之麓卜言允臧庀材鳩工一瓦一木一匠一夫不費民間一錢不煩里民一役迄兩月而葺事殿三楹高二十尺縱橫各三十二尺朱扉丹堊烏革翬飛陛墀方廣髣髴如殿基之數前啓三扉以像都宮殿中設帝位左右兩楹以大舜大禹配遵舊制也軒朗洞矚明目達聰無雕鏤金飾之華存茅茨土階之舊自茲春秋告虔恪恭將事神罔怨恫矣殿後爲資治書院面南山如屏左右層巒疊嶂暖翠浮嵐與雲霞

日星相輝映俯眺泝流如環如玦奠高山大川神
禹之功在焉嚮非舜之重華協帝咨禹平治水土
以紹前而光後則帝之功德弗彰斯廟之合祀也
不依然如見一堂咨倣明良喜起之風與尚稽堯
舜禹之傳心以治民也允執厥中羣黎於變今
聖天子以堯舜禹之心法為治法臣下仰體 九
重愛民之實心為實政庶幾以無忝厥職者無愧
於神明傳曰夫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
力於神茲海宇清晏我 皇上六龍時邁問俗省
方而柴望裒對之禮因之並舉詩曰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惟神暨民其無弗豫悅者矣予備員六卿
日侍 清禁耳而目之者有年沕瘠邑小臣敬修
祀典非敢曰克當 上意獲孚衆志而邀神庥庶
幾承訓服官修舉廢墜期無曠鯨云爾後之官斯
地者時其修葺嚴其告誡有其舉之莫敢廢焉庶
廟貌常新勿使牛羊樵牧踐蹂而毀敗之則創始
者不有厚幸哉庸記其修復緣起歲月之略俾鑱
諸樂石

新城縣重修儒學記

康熙二十一年崔明府黍谷以明經高等來知新

城縣事廉平通敏百度具舉既政成報最因以其
歷歲俸廩修葺縣之學宮未嘗費公帑用民力而
門廡齋庖榱桷皆城咸改舊觀邑人樂明府之有
是舉也因承明府命屬余記之吾邑新城本長山
縣地也有長白山縣以是名抱朴子所謂泰山之
副岳者也至元中統中始置新城縣其地故齊故
都之郊畿也昔孔子以六藝教授弟子弟子散遊
諸侯復相教授子張居陳子游居吳澹臺子羽居
楚子夏居西河子貢居齊於是列國皆有孔氏之
學而齊獨得其師承故言易者稱田何言書者稱

伏生言詩者稱轅固言禮者稱孟卿言公羊春秋
者稱胡毋生皆齊人也所著六經章句或傳或不
傳然各仞其師說相為辨難以發明孔子六藝之
旨視諸儒之功為多吾邑固齊地而轅固實生是
鄉以是父兄之訓子弟之率多原本於經術而興
起于學明三百年間名公鉅卿前後相望入本朝
順治以來科名接踵甲于濟東諸邑而自頃數年
來稍稍不振鄉舉明經者詣公車輒報罷豈諸儒
之學至此而失其傳歟抑先後盛衰之數固自有
時而盛者遂難為繼歟史稱漢興之初諸儒抱遺

經守師說無由知名及叔孫通作漢儀爲奉常舉
弟子爲選首然後田何伏生諸儒出建元初公孫
弘白丞相置郡文學掌故然後諸儒之學大顯于
世由是觀之人材之盛衰經學之興廢胥視有司
爲轉移若明府者豈非循良治行之最者哉守賢
令之桀誨紹先儒之絕學在吾邑弟子勉之而已
轅固之誠平津侯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
以阿世吾輩幸生轅公之里而誦法其緒言他日
出爲世用其于正學曲學之辨非旦夕之故矣此
明府以經術望人之旨又不在曲曲科名仕宦之

間者也往予承乏成均值學宮頽壞師徒倚席不
講常疏請修葺又欲漸復三舍之規會遷詹事去
遂不果今明府是舉犁然有當于心爰爲之記庶
幾吾邑中子弟有慨然興起者俾歸而鑱之石以
俟焉

雙忠祠記

濟南故有雙忠祠祀前明巡按御史宋公歷城縣
知縣韓公也其祀兩公奈何先是崇禎十一年大
兵入畿輔狗山東將薄濟南巡撫都御史顏繼祖
被旨移鎮德州阻河爲守以戲下兵三千往濟南

三才子
歷代通鑑輯覽卷之
五
所有僅羸卒五百及萊兵七百人兵備單寡緩急
無足恃人情洶懼宋公時東巡駐章丘聞警投袂
起曰濟南省會重地藩封在焉顧守衛單寡如此
吾不知其所終矣乃介馬馳入濟南七疏請援兵
而大闢高起潛握重兵翱翔東昌臨清間不發一
旅東向事且急公請于德藩出內帑犒軍鼓以忠
義登陴誓死守大兵築長圍肉薄急攻九晝夜轉
輸匱絕外無虵蟒蟻子之援城遂不守宋公不屈
死之韓公同日亦死之起潛以德藩淪陷懼罪疏
言御史阻遏援兵冀以自解命下撫按覈實以聞

於是尚書徐石麒都御史張瑋等合疏言御史職
非守土學朱聞警馳入危城誓以死殉忠不避難
慷慨蹈義合照御史張銓王肇坤例一體贈卹事
未及行而明社屋矣南渡贈大理卿而韓公已先
贈光祿卿謚忠烈兵旣退土人思兩公之德哀其
死甚烈建雙忠祠于郡城之西蓋七十年矣 國
朝定鼎宋公以子德宜官大學士贈吏部尚書韓
公以子世琦官巡撫贈工部尚書論者皆以爲兩
公忠義之報天道灼然如此而歲月寢久祠祀圯
廢康熙四十三年宋公之孫廣業以僉事來爲監

三十九
司明年韓公之孫鎬來知濟南府事倦念濟南爲
先公殉節地政事之暇咨訪遺獻得祠址于仙台
里木主尚存居民房氏愴然流涕有志興復而六
郡士大夫洎歷之耆老思兩公之德久而未沫請
于開府藩臬即故址鳩工肇始某月日閱幾月而
潰于成輪奐有加于舊於是六郡士大夫書來請
記其事余聞之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禮
之訓也忠信以爲甲冑禮義以爲干櫓劫之以衆
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儒之經也委質爲臣不
幸而丁衰亂之世又不幸而處危疆存亡之秋雖

有弘濟艱難之略無所用之成仁取義惟一死耳
古忠臣烈士如隋堯君素南唐劉仁贍宋李孝元
余闕其死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身膏草野而名蔽
天壤雖與日月爭光可也以兩公之事衡之何多
讓焉傳有之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
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齊人之祠祀兩公也合于禮
矣傳又有之先祖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
不仁也僉憲太守之愾慕而興復是祠也非古君
子仁者明者之用心哉余濟南人也慕兩公之風
烈數十年于茲一旦躬逢盛際不可以無言爰述兩

公殉節顛末以為之記宋公諱學朱字用晦江南
長洲人明崇禎辛未進士韓公諱承宣字長卿山
西蒲州人明崇禎甲戌進士啓禎間名相蒲州公
從子

記陳子昂後史記

元人黃淵四如云唐陳伯玉自漢武帝迄唐為後
史記未及竟亦不傳吾謂子昂陳符命以媚妖后
甚至言太子當賜姓武氏不忠不孝人品又在范
曄之下豈能秉南董之筆成累代之史幸其不傳
尚為藏拙耳四如本名仲元莆田人唐御史滔十

二代孫

內府廣羣芳譜後記

羣芳譜一書先祖前浙江右布政使今 皇贈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臣象晉所著萬曆中先祖官

京師為黨人所忌借丁巳京察謫官家居十載甘

農圃以沒齒作為此書名亭曰二如以見志後刻

於虞山毛氏汲古閣流傳已久康熙四十四年六

月十二日奉 聖旨開館廣續 命編修臣汪灝

張逸少等四人為纂修官至四十六年二月告成

凡一百卷 賜名佩文齋廣羣芳譜 御製序文

冠於編首臣感荷 聖恩榮施泉壤謹錄 御製
并述緣起以彰 異數備家乘云

顏神鎮設官建城緣起記

益都孫文定公止亭

廷銓

嘗撰顏山雜記四卷極稱

簡核然于建置設官緣起猶有未詳按黃瓚雪洲
集議礦盜一疏是瓚巡撫山東時所奏略云臣會
同鎮守太監黎鑑巡按山東監察御史王相徐冠
議照禦盜之法本非一端要在術以防之令以禁
之嚴逐捕以銷之足衣食以安之而已前項礦賊
勢雖頗衆其初實倡于一二不逞之徒而市井無

賴與凡窮困無聊者遂相率而從之臣等查得青
州府益都縣去郭二百餘里地名顏神鎮土多煤
礦利兼窰冶四方商販羣聚于此其中亦時有不
逞之徒此巡海道副使潘珍先有開立縣治之議
今有特設通判之請固欲得其要害而治之誠有
見也但鄰近州縣復多徒黨亦未得專事乎此而
遽遺于彼也合無准照副使潘珍及左布政使姚
鏌右布政使盛應期按察使王泰署都指揮僉事
馬愷分守左叅政許淳分巡僉事魯鐸所議於益
都縣顏神鎮地方聽令壘石為堡建立府館一所

三六
添設捕盜通判一員許其兼制前項鄰近州縣舊
有礦洞不時巡察新編總甲嚴為約束操練弓兵
民快人等遇有盜賊小則密謀發卒以收掩捕之
效大則移文糾眾以成合擊之功務在斷絕奸萌
毋令復相屯聚示已往于不究開方來以自新則
賊黨自此可消矣云云紀略以為正德十二年巡按
御史黃某奏請兵部覆准蓋未詳也但黃疏有聽
壘石堡之語而顏城實嘉靖三十六年王弇州世
貞備兵青州時建則正德中止設官而未建城耳

臺灣記略

臺灣古荒服在福建東南大海中西界于漳南鄰
于粵北與閩安相直其水道則東連日本南通琉
球暹羅呂宋荷蘭諸國其沿革莫得而詳也明嘉
靖四十二年流寇林道乾作亂都督俞大猷勦之
追及澎湖道乾遁入臺灣大猷不敢偪留偏師駐
澎湖時哨鹿耳門外徐俟其斃道乾遁往占城道
乾既去澎湖駐師亦罷天啓改元有顏思齊者為
日本國甲螺猶頭目也引倭酋歸一王屯臺灣閩人鄭
芝龍附之始建安平鎮城既而荷蘭國人舟遭颶
風至此愛其地借居之尋與倭約盡有臺灣之地

而歲輸鹿皮三萬荷蘭人善火器其居臺也以夾板船為犄角雖兵不滿千南北土酋咸畏而聽命焉又建赤嵌城居之順治庚寅日本甲螺郭懷一謀逐荷蘭人事覺懷一被殺于歐汪在今鳳山縣界辛丑鄭成功自江南敗歸勢日蹙頓軍廈門適日本甲螺何斌與荷蘭酋長隙潛誘成功進取臺灣鹿耳門詰屈回旋沙浮水淺猝難飛渡成功舟至水忽漲十餘丈巨艦縱橫畢濟遂克臺灣荷蘭人與成功戰不利退保上城今安平鎮城其酋歸一王以死拒之成功力攻不克乃環山列營以困之荷蘭人勢窮以

夾板十餘艘決戰成功用火攻盡焚之荷蘭人乃遁歸其國成功既有臺灣以赤嵌城為承天府改臺灣土城為安平鎮總名曰東都未幾成功死其子經居鷺江即今廈門成功弟世襲陰有竊據意經攻逐之世襲渡海來歸經僭立改東都曰東寧改縣曰州設安撫司三南北路澎湖各一康熙辛酉經死子克塽嗣壬戌福建總督姚啓聖用間謀陰結傅為霖為內應事洩為霖遇害明年癸亥靖海將軍施琅奉命率舟師進討六月自銅山抵澎湖入罩灣連克虎井桶盤諸嶼誓師戒嚴鄭克塽奉

表降 詔赴京師隸旗下于其地設臺灣府統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福建布政使司云

刻華泉先生集緣起記

吾郡風雅盛于明弘正嘉隆之世前有邊尚書華泉後有李觀察滄溟滄溟集盛傳于世華泉集一刻于胡中丞可泉再刻于魏推官允孚又逸稿六卷刻于王方伯桃溪又有李中麓太常選本山西臺察趙侯齋刻于太原予所及見者前二本而中麓選本獨未之見諸本亦漸就漸滅矣康熙己卯予乃選刻于京師凡四卷以所藏仲子詩一卷附

焉予兒啓涑以予私淑先生之切也移書宗姪莘訪其後裔久之莘乃詳其家世報涑曰先生二子長子翼以廕官光祿寺丞其後無聞次子習歷城諸生字仲學號南洲有詩名習子治禮治禮子節節子庶皆以諸生奉祀事庶子材材子紹祖自先生至紹祖凡七世其家尚有先生畫像云先生祀郡邑鄉賢其奉祀至材始失之材今年老為張氏佃田紹祖始十餘歲亦失學傭工辛巳予假歸涑乃為予述之而濟南諸生邢高二君以書導材攜紹祖及先生畫像謁予里第比予過郡因與巡撫

王中丞東侯提學徐僉事章仲備言之以紹祖奉
先生祀焉先生墓在萊莊亦莘云

侍初堂記

侍初堂者新安程君肅菴廬居之室也君天性孝
友有古獨行君子之風秀水朱翰林竹垞既為誌
其墓矣君之子聖跂哲友聲鳴皆受業於予千里
致書以侍初堂記為請且述君行實相示予讀之
喟然歎曰夫鳥獸失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必返巡
過其鄉迴翔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
去之而況于人乎況于父母之丘墓乎昔歐陽公

以一代儒宗歸田以後不居吉而居穎其卒也留
葬許昌不復從其皇考崇公窀穸於瀧岡之上即
兩蘇公之賢生不能歸老看山歿而皆葬於郊其
於首丘之義似皆未之聞也肅菴自葬其親終身
棲於丙舍歲時伏臘禮拜上食如生存因顏其堂
曰侍初以見志晚年疾革猶誠諸子曰吾即百歲
後魂魄終依於此慎勿遽移他所諸子遵治命將
即葬于是既歿之後歛之父老子弟相率請于有
司祀君于社雖以其為德于鄉之故然即其終身
廬居一事已足以從廟庭而相瞽宗矣予篤老病

瘍久廢楮墨因重君之行誼輒口授數語俾兒子書之以塞聖跂友聲之請肅菴之子若孫並能砥行立名以文學顯于當世長子^皆已丑已成進士人咸以為君孝友之報云

賜沐紀程

康熙四十年四月十七日刑部尚書^臣士禎上疏請假內閣票擬上十九日^上在暢春苑^{御澹}寧居諭內閣云王士禎可予假五月不必開缺二十一日再票擬上奉^旨卿才品優長簡任司寇正資料理覽奏援例請假遷葬准給假五箇月事

竣速來供職不必開缺該部知道 車駕是日視

永定河二十九日 駕回五月初一日五鼓赴苑

謝^恩初六日同大學士張公英吏部尚書陳公

廷敬工部尚書王公鴻緒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勵

公杜訥赴苑恭進編次 御製詩文集六十卷凡

二十八冊十一日赴苑奏明行期辭朝行三跪九

叩頭禮十二日赴午門辭朝行禮如前十三日午

發京師門人翰林冉君覲祖黃君叔琳胡君潤等

御史江君球李君先復吏部張君鳳翔戶部莊君

廷偉知縣高君孝本等餞于碧山堂仍送彰義門

外同鄉太常少卿門人李君斯義等刑部司屬門人黃君元治等戶部舊屬門人孫君謙等門人翰林侍讀學士沈君朝初左春坊中允許君嗣隆翰林編修查君昇給事中湯君右曾御史陳君齊永吏部郝君林戶部陳君奕禧知縣朱君載震等餞于彰義門外通政使李公鎧順天府尹錢公晉錫太僕寺卿勞公之辨右通政阮公爾詢餞于郊御史江君李君追送于郊郎中黃君新遷雲南澂江太守言別慘然流涕別去次盧溝橋門人翰林檢討彭君始搏獨餞于僧舍有甘橘數株甚娟好抵

長新店宿是日大暑風沙甚惡不見西山入夜雷雨作即止十四日晴晨行頗涼西望山色如畫午次寶店憩弘恩寺有白松五皆同根異幹如五老偃蹇相向百年物也抵涿州西山蜿蜒如龍至此始折而西去國子司業劉先生芳詰來二十年成均舊僚各已皓首相對慨然十五日晴入城報謁話舊移晷乃行午憩新城縣白河廣才容刀舟子挂篷上下頗動帆風楫流之興過高橋訪崇寧寺房廊傾圮極目兔葵燕麥憶順治壬辰予未弱冠與考功兄同上公車侍司徒公憩息于此梵唄甚

三五九十三
盛觀壁間崔飢仲泌之詩云象王應不逐狐隊玉
鼓從教展鐵旗法化終歸猛利漢姚江滴滴到蓮
池彈指已五十年海水揚塵信非妄語抵白溝河
宿十六日晴雄縣北多楊柳人騎行綠陰中外弟
雄令張君墉遠迓十餘里未午憩南郭自此至趙
北口長堤相屬飛梁相望堤東西清流千頃荷葉
田田被水時送香氣漁舟皆檣柳下舟載魚鷹十
餘頭燕南趙北謂可避世而顧辱于公孫伯珪何
哉抵任丘縣宿略聞龐建寧塏北歸消息十七日
微雨午晴過河間府抵商家林宿十八日晴酷暑

午憩富莊驛抵阜城縣宿十九日晴早涼午後酷
暑憩景州抵德州入山東境巡撫少司馬王公綱
紀來劉方伯王廉憲朱大叅使至謝刑部重輝候
于別墅田太學霖戶部肇麗蕭公子承洙門人李
孝廉檉趙學正善慶迓于郊晚宿田氏一樹齋觀
王晉卿青綠山水小幅有王文安公鐸題字門人
陵縣王令維翰來二十日諸君送至南郭外始別
去道遇張郎中恕可京江相君弟戶部舊屬也午
憩曲律店憶三十年前過此戲題絕句云曲律店
接黃河厓朝來一雨清風霾青松短壑不能住騎

驢又踏長安街今老矣憶斯語爲之慨然門人孫翰林勳來貽顏魯公東方曼倩碑刻過平原縣陳令憲祖來故友羅浮布衣恭尹之姪恩縣孫令秉彝來門人戶部謙之姪抵二十里鋪宿見門人查孝廉慎行汪狀元繹倡和題壁詩夜微雨即止二十一日晨涼自出都門不見松柏過安德始有之遇汀州太守宗姪廷掄以卓異徵入 陞見時爲予刻池北偶談于閩門人朱主事湘刑部絳兵部綱使至午憩禹城橋許令國相來門人周守備祚遠自濟南至孟太守書來抵馬寨宿齊河鄭令天

樞來前平陽令徐君振先進士潘君名祚貢士張君剛來二十五日五更早行甚涼旣而雲起西南雨微作即止東方有奇雲如黛色橫峰側嶺白雲間之又數高峰出雲上紅霞數縷映帶左右凝睇移時忽變滅乃知是雲也頃之復覩東南羣山如列障一峰突起于東復以爲雲也問之輿人曰東南乃歷山正東一峰鵲山也雲耶山耶孰真孰幻安得就調御而問之朱氏兄弟與門人鍾貢士轅迓于塗邀飯灤口別墅孟太守遣人送渡河河名大清即濟水也灤水自郡城來入之憩王舍人店

驟雨復晴抵龍山鎮宿歷城管令承寵章丘馬令
開秦使至家人亦有至者二十三日晴早行過東
平陵故城唐全節縣也四十里至章丘縣馬君泊
前令史君在篇先後來甯甥天曹焦壻綰祚胡僉
事世藻門人謝太學琮來會食甯氏園焦吏部毓
棟來園濱繡江風潭百尺夏木千章于避暑尤宜
是日微雨後峰嵐林木皆有秀色午抵青羊店別
墅宿焉長兒啓涑長孫兆鬱姪孫兆潤兆榘兆杲
兆笏等至二十四日晴平明過澣山灤故水鄉也
今久曠又導灤水與灤水直北入大清河昔之淪

連萬頃一望田麥不可復識矣過鄒平縣程令素
期署教諭謝君逢辰來張甥秉鐸夏君毓采來入
城視舍姪姪女輩一飯即行次禮叅店小憩夏君
舍弟士驪先在姪溶沉祚等至過長山縣王令世
馨往署臨邑未歸丁丞國佐來新城縣令郎君廷
槐來族人來迎者多候于此郎君復候于忠勤祠
已刻抵家蓋自丙子奉命祭告西嶽江瀆之役
便道過里至是又六載矣予齒髮就衰而先仲兄
及姪沆漼皆歿選詩云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
豈不信然哉

帶經堂集卷七十八

一乃九子

卷七十八

六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禎貽上

蠶尾續文七傳

孫文定公傳

公孫氏諱廷銓字道相別字止亭青州益都人世居顏神鎮曾祖考延壽祖考震考元昌三世皆有一行曾祖考祖考俱皇贈光祿大夫戶部尚書考封光祿大夫戶部尚書封公有丈夫子四公長也公少具夙慧讀書有神解長而博極羣書中明崇禎十二年鄉試明年舉禮部賜同進士出身釋

三三二
揭知大名之魏縣一年調撫寧改監紀推官尋以
世亂歸鄉里順治二年薦授河間府推官分司天
津未幾內擢吏部稽勲司主事歷驗封文選三年
典陝西鄉試進考功文選二司郎中公之在吏部
也清白著聞時故相國溧陽陳公爲尚書嘗云吾
吏部皆一時之選以語大器其惟選司二君乎謂
公及曲沃文清衛公也擢太常寺少卿提督四譯
館八年世祖皇帝親政遣廷臣祭告五嶽四瀆
帝王陵寢公奉命往祭南鎮禹陵南海道加太
僕寺卿管左通政十年元旦賜宴朝堂世祖

獨目屬公天語詢姓名里居甚悉其年二月起
拜戶部左侍郎明年請告歸省還朝改兵部尋
遷吏部會廷推大司馬至再特傳上諭曰中樞
重任宜慎簡畀孫某可兵部尚書公疏辭不允乃
就職在本兵僅半載軍政肅然提鎮大帥私謁不
及門轉戶部尚書公之佐戶部也每謂歲會無總
錄無以劑贏絀之宜至是殫慮綜理俾錢穀舊隸
諸部者各還所司條貫釐然歲會之成自此始典
計二載政尚清簡務持大體其始也晨入晡出比
其去也日坐堂皇數刻而已曲沃公以吏部尚書

三十八
大拜廷議推公爲代 特旨加太子太保疏辭不
允初曲沃公以清望入相 上難其代時論以爲
非公不可至是果然公在吏部久諳習故事旣爲
尚書益爲 朝廷惜人才慎名器疏淹滯杜僥倖
恒曰 聖主在上人臣奉法守職而已安所行度
外事今之吏部服膺虛公兩言足矣加少保十六
年海寇入犯江南 世祖下詔親征公率九卿上
疏諫其略曰古創業之君亦或躬履戎行然必其
時大勢未定強敵尚存非親援枹鼓不足以作將
帥三軍之氣若夫大業已成強敵已殲卽有餘孽

跳梁不過偏師小隊折箠而笞之未有以萬乘之
尊輒爲微釁小醜而動者也且 大駕旣出若扈
蹕威儀太從簡損則不足以肅觀瞻嚴警衛若張
皇六師備陳羽騎則舟車之需輸輓之煩在所不
免况江海之間風濤不測兼以水土未習霧露不
時上之繫 皇太后惓惓顧愛之心下之懸億萬
臣民京師根本之慮其與一隅未靖孰爲重輕不
可不察也 世祖嘉納之會江南大捷遂輟行公
掌銓六年恪守舊章吏不敢上下其手事有未便
則條上更張之期于盡善如請寬有司考成請議

三十八
監司久任請復學道陞補條議川湖廣西雲貴委
署官陞遷之例皆切中時弊多見施行嘗語同列
曰吾輩臨事勿徒爲一司計也其通格之關於諸
司者當并計之勿徒爲一時計也其利害之隱伏
于天下者當并計之公之老成謀國皆此類也十
八年正月 世祖升遐公位冢宰持大議定國是
廷議侃侃無所鯁避輔政大臣不悅公弗顧也時
二十七日 國制已滿 梓宮移景山 兩宮顯
號尚未舉行公宣言于朝曰 新主即位旬日矣
皇太后當改稱 太皇太后 佟妃當尊稱 皇

太后兩宮徽號迄今未議何以昭示天下於是率
九卿上請舉大禮疏繼廷議 大行皇帝謚號衆
相顧未發公首曰 先皇龍興中土混一六合功
業崇高同于開創宜謚爲 世祖高皇帝衆皆和
之而輔政大臣鰲拜獨不可遂定謚 章皇帝公
言雖未用物論歸焉頃之請急歸省 上命曲沃
公以閣臣出掌部事而虛左以待公康熙元年還
朝二年五月拜內秘書院大學士與同列高陽李
公及曲沃公同心夾輔三年曲沃公休沐歸未幾
公亦予告蓋居政府僅一載而公病矣公之歸也

年始踰五十兩親皆善飯無恙踰年丁尚書公艱日定省太夫人側猶孺子也所居在山中却掃謝賓客焚香掃地晏坐著書平生精琴理得意忘言在絃指之外撰顏山雜記四卷漢史億二卷歸厚錄十八卷自訂詩文集各一卷琴譜指法一卷其南征紀略二卷則奉使祭告時作也晚著春秋鳩考未成書以屬次子寶侗十三年九月以疾薨于里第公之未病也有烏自南而北千百其羣皆墮于鎮城內外未幾公薨公少嗜讀書爲文從政一本經術行已事上一本恭敬至于潔廉之操始終

一致故受世祖特達之知屢有才德兼備端慎練勤之褒自吏部郎洊歷九卿入枋大政而家無餘財與曲沃公同時清望相埒無所軒輊云公歿時年止六十有二子二人寶仍官光祿寺署正寶侗有才名未仕卒孫七人嗣端今官都察院經歷續端翰林院待詔續厚續勤嗣忠續廉續慎曾孫六人維謙維謨維謹維諫維諶維誠

論曰文定公可謂名相矣昔先正于文定公嘗論大臣有德望有才望有清望公于德望清望可謂兼之固不欲屑屑以才著而言才相者卒無以加

三子字八
五
焉公著史論有云所謂大臣者善功不伐善諫不名丙魏是也嗚呼可以知公志矣

誥贈大理寺卿李公家傳

贈大廷尉李公

諱

雍熙字淦秋濟南長山人也祖

皇贈太子太保刑部尚書父

贈懷遠將軍有

丈夫子三公其長也少修儒術與從兄大司寇公化熙同研席性顧任俠常慕魯仲連朱家劇孟之爲人好排難解紛趨人之急甚已之私平居不問家人生產而爲窮窘者所委命千里誦義焉事父母至孝父喪致車數百兩婦翁大司馬史公歎曰

吾壻素不問家人產乃能當大事如此值寇亂以身衛母匱不去中歲絕意進取長齋繡佛鐫爲善去惡四言于牙牌出入佩之公善行不可殫紀尤自惇睦始弟明熙官濟南都司僉書將移家別墅公分宅與之不忍離析弟延熙遺孤貞之方在襁褓公爲置田園撫之成立女則盛奩具嫁之撫從弟時熙遺孤亦如之族弟以先壻宰木求售給直而返其券族人某與其兄弟爭產公出私錢別置腴田如其所爭之數而歸之爭遂息石某者內兄弟也周其貧乏終身無倦史司馬之子錦衣柱鼎

革後家中落依公以居養生送死一仰于公其弟
 概二子克咸克敬皆撫之成立所以卵翼司馬之
 後者無弗至也其惇睦皆此類又劉甲三喪未舉
 來鬻田陳丙以漕累來請鬻宅皆返其田宅而欣
 助之他如贖吳士洪張文學之女贖王賜恩之妻
 捐金為吉蔭江楊六娶婦鰥寡無告則收養終其
 身如諸生胡獻捷房氏張氏王氏輩凡十餘人族
 人李桂鄉人王堯臣以反目逐妻反復曉譬俾好
 合如初周村鎮百貨所集官胥倚以為利公代覓
 斗夫秤夫又為代納牙行課稅市以不擾商旅如

歸焉又于鎮之南北兩坊設義學歌詩習禮有鄒
 魯之風設義倉擇耆老司出納凶歲予賑平糶全
 活甚眾里中諸役倡為催覓如漕糧小麥等水脚
 之費視他里減三之二里人于正供外不損毛髮
 又施田一區作義塚以葬死而無歸者凡公之為
 德于鄉未易件繫而臚陳之略其灼然耳目者如
 此居嘗訓子孫曰汝曹讀書當以聖賢為師吾不
 願汝為貴人願汝為善人足矣吾少好任俠汝曹
 不須效也性節儉衣大布之衣三十餘年不改其
 舊晚年篤好內典手寫金剛法華觀世音諸經著

孝行庸言如干卷康熙戊申五月二十二日卒得
年六十有七子男一人毓之歿後十餘年而孫斯
義斯讓曾孫可案先後中甲乙科公以斯義官大
理寺卿贈如其官

毓之字喆生性方正寡言笑燕居匡坐子姓侍側
儼若朝典法言法服不以冥冥惰行人敬憚之為
諸生數以文藝壓其儕偶數奇不遇教諸子甚嚴
斯仁斯義斯禮斯讓皆名士斯義斯讓相繼登甲
乙科公之教也康熙壬子子邁疾少間著警心錄十
二卷又十年壬戌正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六初

贈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再贈文林郎掌京畿道
事河南道監察御史累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
舊史氏曰書不云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
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作述之道
無上下一也公父子繼起孳孳為善世濟厥美其
為暨茨丹雘也至矣再世而子姓皆以文行科第
顯致位上卿恩綸重賁詎偶然哉庸著之以為
為善者勸

蘇明興安州知州復濱金公傳

公金氏諱之純字健之別字復濱楚廣濟人父楚

濱先生諱鼎赤隱居教授有二男子以長之鈇治
穠裝之事而授經于公公兄弟孝友故得肆力于
學爲名士中萬曆乙卯舉人四上公車不第署醴
陵縣學諭再補浙川考最不次擢知興安州公之
知興安也流寇方橫秦豫間而所治當梁洋均房
要害一旦寇傳城急攻公帶劍登陴慷慨與家人
訣誓與城存亡夜半忽大雨漢江漲濠水驟添數
尺賊遽舍去已而歲四薄城城中糧且盡公間道
遣蠟丸書請救于遊擊將軍唐通通援至公夜半
縋城與之合斫賊營柵殲其渠圍乃大解於是恤

死戰者還俘略者歲稔疫作給醫藥設粥糜死喪
者官爲殮之民皆感泣御史以功狀上聞朝議將
以公知漢中府而公積勞邁疾卒興安民咸奔走
如喪其私親公卒歲餘賊復至城中人彷彿見公
絳衣大冠立埤堦間謂金公死不忘興安也相與
廟祀之勿絕公內行醇備篤于友誼兄歿撫其子
女婚嫁如已出叔父有孤孫鞠育之養孀姑終其
身而周旋御史吳公裕中廷杖一事死生患難之
際尤爲人之所難方天啓甲子乙丑以後逆璫虐
焰不可嚮邇而應山楊公二十四大罪之疏上璫

切齒于楚人吳公者亦江夏人也疏劾次輔丁紹
軾語侵璫璫怒甚矯旨杖百死杖下親戚故舊皆
竄匿尸暴衢中公毅然臨其喪返其匱三千里外
義不反顧時人以為郭亮董班之義無以逾公也
妻李宜人有節操明于大義當興安之圍公將乘
城與宜人訣宜人指後圃古井曰公母內顧吾得
死所矣必不辱公既間關歸喪于楚歲時懸公遺
像堂中率二子哭奠田不盈百畝茅屋數椽與兄
子二人共之遵公志也教子如嚴君次德嘉壬戌
冠南宮入翰林以文行知名每言及宜人母教輒

流涕公歿時年僅四十一
論曰公守興安艱虞百折卒全危城于百萬虎狼
之口可謂難矣使公勿死而守漢中漢中必全然
大厦既傾公即不死疾必死緩死社稷死漢中與
死興安等耳當逆璫時公不負其友幾陷黨人之
禍豈任封疆當巨寇而忍負吾君哉公為孝廉嘗
寫宋名臣言行錄類分之為自警編一書宜其大
節卓犖如此矣

吳順恪六奇別傳

海寧孝廉查伊璜繼佐崇禎中名士也嘗冬雪偶

步門外見一丐避廡下貌殊異呼問曰聞市中有鐵丐者汝是否曰是曰能飲乎曰能引入發醅坐而對飲查已茗芋而丐殊無酒容衣以絮衣不謝徑去明年復遇之西湖放鶴亭下露肘跣行詢其衣曰入夏不須此已付酒家矣曰曾讀書識文字乎曰不讀書識字何至爲丐查奇其言爲具湯沐而衣履之詢其氏里曰吳姓六奇名東粵人問何以丐曰少好博盡敗其產故流轉江湖自念叩門乞食昔賢不免僕何人敢以爲污查遽起捉其臂曰吳生海內奇士我以酒徒目之失吳生矣留與

痛飲一月厚資遣之六奇者家世潮陽祖爲觀察以擣蒲故遂爲婁人既歸粵寄食充驛卒稔知關河阨塞形勢會王師入粵邏者執六奇六奇曰請得見大帥言事既見備陳諸郡形勢因請給遊劄數十通散其土豪所至郡縣壁壘皆下帥上其功十年中累官至廣東水陸師提督孝廉家居久不記憶前事一旦有粵中牙將叩門請謁致吳書問以三千金爲壽邀致入粵水行三千里供帳極盛度梅嶺已遣其子迎候道左所過部下將吏皆負簾抱弩矢爲前驅抵惠州吳躬自出迎導從雜沓

擬于侯王至戟門則蒲伏泥首登堂北面長跪歷敘往事無所忌諱入夜置酒高會身行酒炙歌舞妙麗絲竹迭陳諸將遞起為壽質明始罷自是留止一載裝累巨萬將歸復以三千金為壽錦綺珠貝珊瑚犀象之屬不可貲計查既歸數年值吳興私史之獄牽連及之吳抗疏為之奏辯獲免于難初查在惠州幕府一日遊後圃圃有英石一峰高二丈許深賞異之再往已失此石問之則以巨艦載致吳中矣今石尚存查氏之家六奇後卒官贈少師兼太子太師謚順恪

汪光翰傳

汪光翰字文卿婺源人幼涉書史知大義明崇禎末景陵胡恒官川南巡道駐節邛州光翰為幕客逆賊陷成都分兵徇邛恒命光翰出調兵并檄寧越守備楊起泰將兵援邛未至而城陷恒與其子士驊戰死闔門百口皆遇害惟士驊妻朱氏洎幼子峨生得脫匿民間隨士驊母舅陳君美者轉徙榮經縣降賊武大定駐嘉州聞朱有殊色劫致之朱虜面毀容以免堅操撫孤光翰聞關彝獮中得朱氏母子所在事之甚謹值劍南大饑斗粟十金

光翰不避刀俎多方保護之母子乃得全自是或服賈或課蒙或為僧獲稍贏餘以給餽粥二十餘年不倦朱教子嚴峨生亦讀書知自奮能文章矣蜀平峽路通光翰乃躬送朱氏母子歸景陵于是楚蜀人莫不高朱氏之節誦光翰之義以為忠臣孝子之報云是時從胡公死義者有夫人樊氏成氏馮氏士驊妾周氏僕京兒弩來婢二女凡七人又有鍾之綬者字楷士亦景陵人從胡入蜀遊峨眉不歸聞胡公父子殉義乃自瓦屋山至滎經與光翰同撫孤兒歷八年所入滇至昆陽死時有李

華者黎州人年八十矣倡義拒賊戰雅州兵敗死之又馬京及弟亭黎州宣慰司土官與賊相持兩載兵敗死楊之明碣門天全招討使司土官倡義討賊戰死

明經張先生傳

先生張氏諱紱孔繡字也世濟南淄川人曾大父松石公敬萬曆丁丑進士官止禮部主事大父憲松公至發萬曆辛丑進士崇禎中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贈少保父泰象明經先生生而志節慷慨負意氣倣儻自喜少侍少保于京師凡朝章國

三六十五
故前言往行及一時鉅人長德皆及見聞而心識
之少保以首輔引疾歸再與宜興江夏同召力辭
不赴未幾薨尋值甲申之變先生以冢孫佐世父
孝廉支柱戎馬患難之間甚力以雋異拔入國學
順治丁亥高苑賊謝千夜襲淄川據之置僞官屬
先生自晦于酒人狎狂以免而從叔泰瑞罵賊死
尸諸市無敢殮者先生毅然曰死生命也吾忍負
吾家烈丈夫哉具襚衣尸衾往殮之賊亦不怒也
王師旣滅賊有裨將掠薦紳子女數十人入軍營
先生故與監軍相識挺身往說之立脫係累其慷

慨好義率如此縣有巨慙擇人而食其稔惡乃甚
于賊故家無得免者以事螫先生家先生季父跳
而走京師先生與弟綿就逮慨然曰奴輩利吾財
耳詎知清白吏子孫固不名一錢耶弟畏獄吏如
虎日夜泣先生飲酒賦詩不輟顧笑曰汝即善哭
如申胥誰憐汝者勿徒亂人意久之事解歸拜母
堂下曰兒不以釋纍囚爲喜喜有以慰吾母耳先
生故豪邁不問家人生產又數懼兵燹患難家益
落里居無慘輒好遊遊亦輒困嘗一入剡中一至
雲間留五狼最久西放于鄂岳湖湘所至窮其山

水之奧與其賢豪者游興盡而返更自得也歸益
好飲酒酒酣輒呼羯鼓作漁陽摻搗淋漓悲壯四
座爲之改容昔人以銅丸搗鼓又云頭如青山峰
手如白雨點一技之末其精詣如此先生殆亦有
所託而逃焉以鳴其中之不平者耶先生雖自晦
于酒人然與羣從晏談必舉祖宗功德遺事及前
言往行以相勸勉聞者悚聽工書法尤精篆隸常
自篆五岳真形圖入藏弃之酒餘好爲詩予在廣
陵常爲刻詩數十篇所著南游小咏西征游記適
吳筆略楚游記略多未刻自著栗公年譜淄城遇

變記蒙難記及詩文全集皆藏于家子五人篤慶
錫慶履慶增慶餘慶篤慶詩古文最知名先生卒
年七十九

舊史氏曰古人意氣所寄如禰衡之鼓嵇康之鍛
阮孚之屐桓伊之箏笛謝尚之琵琶柳世隆之馬
稍皆有所託而逃焉者也先生之自晦于酒與羯
鼓亦其類歟予故著其欽崎歷落之槩將與後之
尚論者共見之

孫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諱鞏字子皇別字秀峰楚華容人也

華容之孫自進賢徙沱西公榮而下代有聞人沱西知信陽與何仲默先生友命子石磯公繼芳學焉石磯公以進士歷官雲南提學副使在郎署常疏救王肅敏廷相劉莊襄天和武庫郎陸震死諫經紀其喪霍韜疏請追尊與獻王約同舍署名公力拒之卓然為正嘉名臣所與遊則崔仲鳧邊庭實王伯安楊用脩諸公也子玉山令宗洞庭漁人宜宜詩名最著王元美所謂華容孫宜得杜肉是也宜子斯億號雲夢山人以布衣游元美兄弟皇甫子循陳玉叔徐子與吳名卿諸公間先生祖曰

斯代嗣玉山公子相侯是生先生先生席累世華膴性慷慨好行其德初從事帖括不見收退居東山族黨有婚嫁死葬而力弗贍者皆賴焉里有爭訟往往不願詣公庭得先生一言決其枉直率折服而去獄訟為之衰止以康熙四十年六月卒年七十有二子二人祐岐丁卯舉人知歷城縣次祐禹祐商余昔從先正劉忠宣公之文而知沱西之父柳塘居士又從大復而知沱西石磯兩公又從弇州少華三石而知洞庭雲夢父子古所稱七葉雕龍人人有集惟華容孫氏足以當之祐岐令歷

三子七八
下有志爲古循吏余適歸田里以先生行狀來謁
余文余不敏雖遠愧忠宣大復弇州諸公然不可
以牢辭故爲之傳

舊史氏曰世家之說盛于南北朝唐尤重之至有
岡頭澤底土門滎陽四姓之號後益以鉞鏤王氏
非此族也不通婚姻世家如是鄙哉若夫弘農楊
氏之清節陳郡袁氏之忠義江左王謝之風流文
采斯可以爲世家矣吾觀華容孫氏何以異此先
生雖不以文章名而躬行無忝先人春華秋實夫
亦各有當也處給諫中丞之間庶無愧哉

王璵似傳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
太守玉生歸次鳳翔橫水鎮西迷失道時方五月
暘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
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
景蝟伏鼠竄栖鶻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
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闌無人跡繫馬堦
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
不完有句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
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

忽墻下窻窻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刃逐之乃引
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
甚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
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
柩耳睇其中豐鬚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
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左脇憶薛間詩云云其
殆以此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
夕僕馬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
拊心行馬前旣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萬億投逆
旅倦而假寐夢女子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
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後魏鄭刺史祠也闖寇已
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之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
竟無所遇王生子門人自述如此

梁九傳

康熙三十四年重建 太和殿有老工師梁九者
董匠作年七十餘矣自前代及 本朝初年大內
興造梁皆董其事一日手製木殿一區獻于尚書
所以寸准尺以尺准丈不踰數尺許而四阿重室
規模悉具殆絕技也初明之季京師有工師馮巧
者董造宮殿自萬曆至崇禎末老矣九往執役門

下數載終不得其傳而服事左右不懈益恭一日
九獨侍巧顧曰子可教矣於是盡傳其奧巧死九
遂隸籍冬官代執營造之事予因歎夫一技之必
有師承不妄授受如此矧道德文章之大者乎柳
子厚作梓人傳謂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
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殆類是歟乃為之傳

帶經堂集卷七十九

帶經堂集卷八十

歙門人程哲校編

新城王士禛貽上

蠶尾續文八傳

范先生傳

濟北有通經學古之大儒曰范先生諱明徵字仲
亮別字雪厓其先玉田人元至正間始祖好禮自
玉田徙霑化祖某貢士判瀘州父某諸生先生少
慕古學不屑章句九歲通左氏內外傳以古文大
家為制舉之文于是清河南北無不知范仲亮者
既屢躋場屋發憤聚書數千卷州次部居甲乙鈎

貫于六經三史尤致意焉凡漢唐諸儒注疏以逮
宋儒濂雋關閩之說由博返約慎所持擇折衷諸
家之論而一以大公爲斷康熙己未開史局秉筆
者率齟齬陽明且波及象山之學術目爲異端其
始倡于一二人旣而衆喙附和膠牢不可解先生
憤之作朱陸異同或問略曰或問于范子曰人謂
陽明之學異端陸象山之流象山可謂異端乎范
子曰象山烏可謂異端也異端者非聖賢之道而
別爲一端也古之楊墨今之釋老是也象山固學
爲聖賢而宗法孔子孟者也焉有學爲聖賢宗法孔

孟而可謂之異端哉象山蓋異于考亭非異于孔
孟也譬之適燕者東人由于齊西人由于趙其所
從入之途異而適燕則一也曰象山專主尊德性
而略問學于不事是蹊于禪者也豈聖賢之旨乎
曰此非象山之意也使尊德性而舍問學之道亦
非所以尊德性矣自禪宗有不立文字之說而曹
溪之書遂滿天下有謂不必識字而可明心見性
者今謂象山爲不識一字也可乎試觀象山集所
載未嘗不教人讀書窮理使之理會文字也考亭
固以道問學爲事者而言非存心無以致知何嘗

不尊德性乎兩家之學既立各有弟子角持其師說爭勝不已今性理所錄多考亭門人所述非盡考亭本旨也伊川之易傳說書考亭不從者什且五六亦可謂其別為一端乎陽明之是象山也皆其求之心而自得者也既自得于心而成其為陽明以之事君取友建功立業卓然于天地可傳于後世安在其異於孔孟而謂之為禪耶曰象山謂告子亦有高處此象山自為告子之學已異于孟子矣曰此未足為象山病也孟子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是言告子之勇辨不察未嘗以告

子為楊為墨也湍水杞柳應口而斥至其言生之謂性孟子不遽斥之者以此語未大失也失在于猶白之謂白耳白之謂白猶未大失也失在于等雪與玉羽而一之則誣矣使謂犬牛與人各有所生之性亦復奚失哉孟子不云形色天性乎象所以高告子者以為非孟子不能折之陽明謂告子毫釐之差亦以為非孟子不能辨之也明其毫釐之差以著其千里之謬皆于其原本折之不為隨影之吠也今謂象山陽明皆為告子之學則兩先生所以辨告子者各自有說不具論而胡敬齋

考亭之孝子也謂告子亦自認為聖門全體之學但先著性體之見云云遂內外兩截而本原失矣其論猶之陽明也兩先生讀孟子之書而學告子之學雖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兩先生為之乎孟子所以闢異端等于禽獸者謂其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為世道人心之患者果象山為之乎陽明為之乎操同室之戈拾唾餘之論欺冢中之枯骨肆老舌之狂吠恐亦非考亭所樂問也會崑山徐學士元文被命為監修官先生遺之書論于忠肅復辟事及張江陵之相業言多超越常論又

著孔子王號辨一篇力詆吳沉張璠之非予為祭酒有請正至聖祀典一疏先生見之欣然有合因千里寄示文多不具載先生事親至孝葬祭皆準古禮又立宗法修譜牒排難解紛鄉人化之有不善惟懼先生知也故相國文襄李公之芳詹事李公呈祥叅政杜公濂與先生交最善如王文正寇忠愍之于魏野而不佞士禎亦忝縞紵之雅故先生遺命以傳屬予先生卒年八十所著有天文圖文廟崇祀考雪厓詩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子一汝恕孫二牲孖孖有文足世其家

三子五十九
舊史氏曰先生辨學術則通朱陸之郵論史事則
本春秋之義摘齊黃之失正張桂之罪訟居正之
功皆不屑隨聲附和以取世資可謂特立者矣因
撫其大者著于篇

王延喆小傳

明尚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公鏊少子也其母張氏
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喆少以椒房
出入宮中性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粥者索
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
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畢工其人

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
贋持去既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
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
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
且為君書幻千億化身矣任君取攜去其人大喜
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即此本也又有
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
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即償百
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
凡上數巡見風化為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

如此

李公正華傳

李正華河間獻人以明經為令累官知松江府潔廉為江左第一順治末東萊李御史森先巡按下江誅鉏豪右有海忠介之風中讒被逮吳民號泣攀送者數萬人既登舟僚屬皆在相視揮涕正華最後至攜一酒瓢滿酌送侍御慷慨言曰吾曹期不愧天日不愧朝廷不愧百姓耳成敗利鈍造物司之公今日之行榮於登仙諸君何至作楚囚相對耶侍御掀髯大笑諸君改容謝之後以考成不

及格鐫級去行之日囊無一錢松江人醵金數百強投舟中復又製一衣獻之正華一無所受松人走白巡撫中丞下檄使受之移書慰勉乃量受為行李之費既歸家騎一驢往來田間歲一至郡城渭南南禮部廷鉉官河間與之往還甚稔予過獻正華已歿問其所居在縣西門數椽僅蔽風雨云

武風子傳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臺閣鳥

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煙閣功臣瀛州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自取畫運斤成風藩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之輒逃匿山谷弗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一餅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往往有奇解年六十餘卒按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束中間刻從軍行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臺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

郎中鋌有王氏筆管記此其類焉

劉澤清小傳

南渡時東平伯劉澤清者字鶴洲曹州人天啓中戶書郭允厚家奴也後充本州捕盜弓手少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曹縣遭離亂從軍積功至總兵官金陵立福王遂爲藩伯開府淮陰其兄忘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至總兵官禦敵歿于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爲人陰狠慘毒睚眦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在江淮縣有故居空無人一日諸生十數輩僦飲其宅或拾一錦鞋

三十四十三
于內閣中傳玩之座中有謔者澤清知之使健兒
名捕至淮盡殺之中表兄某夙有違言遣人召之
中表懼祈哀于澤清之母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
許諾禮待頗厚旣辭歸立遣健兒途中拉殺之已
而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于京師以叛案有連至
盧溝橋伏法行路快之不數年子姓無子遺故居
爲墟

李母董太夫人傳

太宜人董氏前廣西按察司僉事分巡左江道李
公之繼配予嘗誌公墓今二十餘年矣而太宜人

以壽終年八十有四公子方伯君復屬予傳太宜
人事行董世爲德州儒家祖漢佐父元勲皆諸生
太宜人年十九歸于李僉事公方爲孝廉鍵戶雒
誦不問家人生產饗殮之計一委太宜人遇儉歲
脫粟不給一日偶借麥于鄰太宜人手製餅餌進
僉事公以其餘及長子浹而自食青麩浹元配宋
宜人出也 國初僉事公知故城縣調豐縣兼攝
碭山縣事皆以太宜人從而浹亦登順治三年進
士第知平陽府之芮城僉事公署碭山也夜歸對
食不樂太宜人問之曰今日某甲告監生某謀叛

三十九
將興大獄如之何太宜人曰矚人素刁悍喜終訟是或利某財耳宜疾往親驗之事有無立決矣公曰善明日晨往驗無叛狀遂白其誣太宜人性明決能斷大事皆此類僉事公以工部員外郎權清江三年積羨金數千笑謂太宜人曰以此歸市田廬不復憂饑寒矣太宜人正色曰此絲毫皆公家物何得私也公笑謝謂吾戲嘗汝耳立疏獻之朝遷郎中擢廣西分巡左江道僉事至岳州以病致其事歸歸而教子方伯濤兄弟太宜人脫簪珥佐脯脩無倦僉事公卒太宜人遂舉家政屬子婦

齋居素服親族宴會皆不與以此終其身康熙乙卯方伯以第一人領解額明年成進士入翰林三載授編修太宜人乃就養于京師戊辰方伯由翰林出知臨江府太宜人就養江西督家人灌畦種蔬戒方伯絕饋遺爲清白吏方伯受教惟謹又數以方略禽巨盜曾翕焦定等絕盜源太宜人喜曰而父在豐碭間嘗介馬掩捕盜渠孺子乃亦辦此清江縣蠹吏收稅作奸方伯廉得之寘于法太宜人復喜曰此而父在故城清丁地法也會上諭督撫各舉廉吏以次 陛見方伯爲舉首太宜人

遂北歸方伯遷兩浙轉運使未幾特擢廣西布政使司布政使太宜人率家居不復就養壬午瘍發于項方伯聞之請急歸奉俞旨蓋抵里三日而太宜人病革撫方伯曰汝既歸吾復何憾齊粵相距六千餘里及歸視含襲人以為慈孝之感非偶然者也彌留之頃內外孫曾而下凡八十餘人皆侍左右人尤以為難太宜人性勤儉僉事公歿四十年衣惟布素子姓侍側不命之坐不敢坐臧獲輩皆銜恩服教而太宜人未嘗大聲色也生萬曆庚申十一月二十四日卒康熙四十二年癸未

正月二十八日初封宜人進封太宜人子三人浹潤皆前卒仲即方伯濤也女子一人適趙珪孫八人孫女八人曾孫十九人曾孫女八人元孫六人以其年十一月十九日祔于僉事公之墓

舊史氏曰春秋書婦人之賢莫如敬姜戰國婦人之賢則有田稷之母敬姜之教文伯曰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庀其家事而後即安文伯卒為魯賢相田母之教稷曰修身潔行不為苟得廉潔公正遂而無患載之烈女聲施至今觀太宜人之教方伯與其佐僉事公者其亦無愧于二母

三六十四
也。已予故著之于篇，使後之論世者知方伯之爲廉吏由母教也。

畢母王孺人傳

畢母王孺人者，予之從姑母也。先太僕忠勤公之曾孫曾叔祖按察柏峰公之孫從祖叅將熙明公之子，年十四適淄川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長子履禮先生。際壯幼，賢淑嫻內，則當其有家；兩家方鼎盛，列戟相望，而母儉約自將，有桓孟之德。少保官大農，居京師，母從姑省視少保公，一見賢之。戊寅，少保薨，母相履禮先生治喪內外，井井

先生同產兄弟三人，析爨後，或以浸潤相間者，母折之曰：「先少保自爲松江理官，即以清白聞天下，晚官六卿而家無餘財，我爲冢婦，詎有不悉而以雨露之私疑天地耶？」壬午，先生歿，藐孤盛錫甫八，齡母一身兼顧，復迄于成立。厥後盛錫又卒，母年六十有八矣。撫兩穉孫，世溶世治，自提抱迄受室，推燥就濕，恩勤罔替，人不知其爲無父之子也。太夫人後先生三十六年，以壽終。母朝夕候寢門，供滫瀡，柔滑有如旦暮，性慈善，子孫輩有過，委曲誠之，終不忍暴其短。其御僕婢輩亦然，寧已之無衣

三九二
而不忍人之寒寧已之無食而不忍人之饑蓋其天性也母雖巾幗尤諳大義當甲申鼎革流賊陷京師郡邑徧設僞官逮鄉士大夫幽之犴狴威以刀鋸名曰比餉太夫人率諸幼哭于少保公之廟母獨曰無憂也賊作如此舉止其能久乎未幾本朝義旗入關賊遂潰散如母言人服其識蓋母于歸八年而少保公薨十二年而履禮先生卒五十五年而盛錫卒凡七十一年而稱未亡人者六十年喪子撫弱孫者又十有七年壽八十四冰霜之操聖善之德內外族鄙無間言可謂難矣康熙

辛巳夏士禎取急里居其冬盡急將詣闕而外弟盛鉅以所爲行略來乞傳

贊曰春秋紀伯姬之節魯敬姜之賢去人二千載而稱道不衰徒以吾尼父有取焉爾母之節之賢視伯姬敬姜何如而采風者不及名不得上于禮部千百年後將與草木同朽腐詎不悲夫子母之從子也舊嘗備位史官庸敢質言爲傳以補采風之闕失俟史館筆削云爾

居烈婦向氏傳

向氏高郵人向崇德女也許字同州人居某次子

士驥有居軒者大猾也家富於財至不可訾計復竄名鹽漕諸臺使吏籍中軒於某爲族祖相厚善某且死以其婦張二子士驄士驥爲託自是日往來其家久之遂與張通繼而士驄娶於申軒又通之向旣于歸軒復謀通之屬張與申爲諭意堅不可自是聞軒至必深避遠隱軒計絀更製麗服一稱簪珥之屬稱是屬申貽之向持之益堅碎其衣投諸地罵不絕口申走報軒於張所軒大恚乃謀以明日匿軒於別室而張與申偕往陽以好語勸譬之復大罵如故乃呼軒出三人共毆之立死至

死罵不絕口未幾其父崇德控於官事下江都縣及揚州府同知皆入居軒之賄且欲以自媚於臺使遂當崇德誣告旣數月矣余時爲揚州推官最後屬余讞刑訊軒備得情實三人皆論棄市論曰昔孟軻氏鄙儀衍爲妾婦而所謂大丈夫者乃在於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者世之鬚眉男子能蹈道者有幾人哉向氏一十四五弱女子耳而所爲若是所謂浩然之氣至大至剛塞乎天地之間可矣

樂烈婦許氏傳

許氏青州之博興人丁卯舉人州牧女也適同邑貢士欒克昌第四子某性婉變得舅姑歡欒子未弱冠修士行政文章夫婦相莊如賓康熙四十二年八月姑患痢亟欒子侍疾衣不解帶者兼旬母病以差而欒子遂病不起十月初九日也夫亡之二日烈婦舉嫁時簪珥衣衾畢送舅姑所曰未亡人無所需此當以佐喪葬之費告其母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且無子雖生奚爲告諸嫂曰新婦不幸不能終事舅姑是在兄與妯矣二十日告歸訣母明日還欒氏二十六日日晡從容理妝竟易服

拒戶自經死年二十一烈婦死五日其兄許某以應試歸自青州視殮顏色如生觀者皆泣下論曰魯文伯死其母敬姜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吾惡吾子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先祀者勿瘠色勿揮涕勿陷膚有降服勿加服君子以爲是賢母之昭其子也而非女子之常經也若烈婦之死合于經矣所以昭其夫者至矣故爲之傳而謹其日月以附于春秋之義

二烈合傳

烈婦張氏開封襄城人也曾祖寧萬曆壬辰進士

官四川副使祖永祺天啓辛酉舉人父某諸生甫
筭歸縣人樊廷柱有子二人曰魁兒曰亞兒廷柱
病革烈婦自矢撫孤孀居七載足不闔門其鄰有
王荊州者素亡賴隸籍襄城營為兵聞烈婦美而
豔悅之謀于其同伍山海人王習武以康熙三十
年十月十九日夜踰墻鑽穴入其室烈婦覺之大
呼二賊逸去明年四月二十四日魁兒與其叔宣
獲麥于鄉亞兒晨赴塾烈婦獨處室中二賊晝入
劫之烈婦大罵手枕畔藏刃斫賊荊州奪擲地復
脅之烈婦取菜刀格鬪習武又奪之烈婦奮身大

呼適比鄰皆以獲行闖其無人二賊怒且懼泄也
習武刃其首烈婦仆地罵不絕荊州斷其脰立死
是日巳時也年三十有四亞兒歸見母死急走報
宣鳴于官不得殺人主名懸案待緝既三年矣三
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時加酉荊州忽發狂大聲
疾呼自言與王習武殺人狀甚悉即入室自縊以
死宣聞于縣縣逮習武至一訊而伏習武論大辟
而請旌烈婦于朝

烈女秀姑姓孫氏錢塘人年十五歸楊氏子文龍
幼未婚也文龍父鼎元以康熙三十七年攜子負

三十八
販之衢州秀姑與姑侯氏家居其鄰有閩士積者
年五十餘矣素無行與其黨胡起龍輩八九人暴
橫里中三月八日侯卧病樓居士積突入室將犯
秀姑秀姑嚙其指士積負痛逸去六月十六日秀
姑獨坐門內士積穴壁遽持其足秀姑驚走泣訴
于姑因并及前事侯氏聞于地鄰鄰人介士積詣
楊謝比至侯氏憤甚擲茶盃擊士積誤中起龍起
龍固袒士積者遂罵侯氏已又與士積及其黨踵
楊之門辱之士積呼秀姑曰汝晝訴地鄰夜將安
訴吾不能致汝者非夫也秀姑飲泣慰姑先寢燈

下自縫紉其衣下及裙袴畢飲溲死時十八日之
夜也天方炎酷顏色如生數日不變里甲張廷瑒
等以處女貞烈聞于官巡撫中丞疏請旌表士積
論辟

論曰張氏以弱女子奮刃殺賊不克卒蹈白刃而
死其義烈不減龐娥親矣秀姑從容紉衣裳禦強
暴潔身遠辱雖死猶生而出于羈貫之歲豈不尤
難哉

沈烈女傳

沈氏大姑者本紹興人父達人僑居京師以字同

郡朱謙穆謙幼孤母龔氏年十九苦節撫子迄
于成立家貧賴其舅某贍廩以給朝夕康熙丁丑
之秋始納采沈氏以貧故未能娶也無何謙穆病
且篤大姑聞之自誓歸朱脫夫有不諱願奉孀姑
終身言已即日命駕歸朱氏居五日謙穆死大姑
撫尸一慟而絕康熙戊寅六月二十八日也年甫
十九夫婦死不踰日有八十老人蔣玉生者敘述
其事傳之而詞不雅馴予因略次之如右

韓氏兩賢婦傳

青城叅政韓公庭芑之孫定州知州逢麻之子曰

澤吉先娶於王繼娶於孫二女子皆有賢行皆宜
男而皆不幸夭折以死二女子者其一吾之孫
其一吾之自出也予哭之過時而悲澤吉一日造
門泣請為之合傳且曰得吾翁一言庶幾不與煙
草同盡嗚呼語有之悲者不可為象戲吾何言哉
然澤吉伉儷之重義不可負輒揮涕述其生卒日
月而為之傳以代楚些之辭以抒吾悲且以慰澤
吉之意云爾

王氏小字崇姑本吾兄子啓涇第二女生母畢淄
川解元世持之妹吾之自出也女幼失怙恃予令

兒啓沔撫爲已女母王長山太常少卿楨之女也
夫婦艱于嗣雖女也珍愛之過于男生而端靚
明慧事父母至孝女紅組繡不學而能八歲隨父
母之官文登居九年始歸歸於韓年十八矣事君
舅君姑如其事父母姑伊安人歿事伯姑如其事
姑旣析爨自淄川移居青城一年卒始女之病也
予官京師其父官堯山其伯叔往來如踐更視醫
藥然竟不起生康熙十七年五月二十九日卒三
十九年四月二十六日年才二十三有二子
子洛

孫氏小字俸姑益都相國文定公廷銓曾孫光祿
署正寶仍之孫太學生續厚之子也光祿再
從妹續厚又娶吾女姪故兩世皆吾之自出女生
而秀惠娟好眉目如畫隨其母來歸寧予兄弟竒
愛之常在提抱七歲語言舉止異常兒曾祖母一
品夫人宋尤篤愛之曰是兒足娛吾老天性至孝
九歲母患疫女侍疾視藥餌調飲食如成人稍長
精女紅遇事敏而能斷試以家政一二言輒中肯
窾德容言工族鄙交推第一初女孫之歿壻來吾
家慮其難繼者子兒啓涑啓沂因爲言女甥之賢

爲蹇修而聘焉年十九歸於韓時定州君遠宦灤陽而姑猶在殯歲時伏臘薦浣薦豆湘之奠之愴乎見聞諸姑娣如歎爲禮宗至於撫前室二子推燥就濕時其衣被食飲疾痛疴癢如身受之既有二子二女鴟鳩之德均平如一二子亦不知其非所生也嗚呼賢哉歲時遣使展前室本生父母之墓終始無倦前室母王自堯山歸未幾病卒衰經苦凶如其子女蓋其孝友誠出于天性則然及病子洛甫九歲祈禱于神願以身代予兒啓子次於家往哭之慟逾已女子衰病不能往拊棺顧不知老淚之沾灑也生康熙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卒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年才二十一有子子滿子注女二人漁洋老人曰傳必系贊吾傳二女惟記其生卒略述其行事而質言之故序而不贊云

帶經堂集卷八十

三十四十一
以祖母欲淫其孫為昭公之不禮於已輒先殺公子印等而昭公不能救令之田欲殺之蕩意諸言之而昭公不敢適諸侯蓋襄夫人平日有馮太后武嬰之惡公素畏之而鮑因嬖幸以陰肆其篡弒之謀非一日矣故昭公弒鮑遂立雖曰王姬實鮑之謀善乎劉原父權衡篇曰公子鮑為不臣襄夫人為不母而宋公未有無道之實也且公子鮑欲盜其國而先施於民襄夫人欲通於鮑而遂弒其君宜推公子鮑為首惡不得輕此兩人之罪
宋公也昔儒謂左氏是非謬於聖人不其然歟

竇建德論

隋末割據諸奸雄皆羣盜耳獨夏王竇建德
王之度觀其舉措殊不在太宗之下楊維禎云觀建德行事不忍以劇賊目之在鄉里時解所耕牛與貧無以為喪者起兵日滑州刺史王軌為奴所殺以其首來建德曰弒主大逆也納之敗教遂誅奴反軌首此舉暗合聖經不納三叛以懲不義之旨光武有慚德矣推是心也豈不可以有天下予又謂夏王之義尤在斬宇文文化及諸逆臣為煬帝素服發喪一事而唐乃納宇文士及以為上儀同

三子子四
視夏王何如此詎可以成敗論耶秦王俘建德世
充於京師謂宜誅世充而赦建德以服天下之心
顧乃斬建德於市赦世充為庶人徙蜀未行獨孤
修德殺之猶免修德官此又何說耶胡寅謂宜數
世充之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
章矣諒哉顧寅又議建德不當哭煬帝謁蕭后以
為異乎漢高之於義帝則腐儒之謬論不足取也

東西二漢水辯

漢水有東西二源自桑欽常璩酈道元以
紛紜轆轤不解子嘗兩入秦蜀於東漢則探其源

於西漢則窮其委因為辯之按百牢關下有分水
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為
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
為西漢常璩云漢水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縣
漾山因名漾西源出隴西蟠冢山會白水經葭萌
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沔漢酈注引漢中記云蟠冢
以東水皆東流蟠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地勢源
流所歸故俗以蟠冢為分水嶺即此推沔水無西
入之理又云東西兩川俱出蟠冢而同為漢水按
常氏以沔為西漢水其說紕謬酈注辯之躉矣又

謂東西同出蟠冢非也且桑欽謂漾水出隴西氏道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而曰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縣與羌水合是以漾爲西漢水也又謂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曰沔水東南逕沮水成東南流注漢是以沔爲東漢水也酈氏兩疏之而未辯其非夫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漾之東流見於經者顯然如此余過武都蟠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即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共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

書